

燕王演义

黄秉刚 口述
王樵 整理



燕王演义

Yanwang Yanyi

黄秉刚 口述

王 樵 整理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2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1/2 插页：2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0

责任编辑：王小铁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潘树声

统一书号：10158·1057

定价：2.30 元

序 言

这部《燕王演义》是根据黄秉刚同志的口述本，经王樵同志整理成书的。

自从“四人帮”被打倒后，特别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评书艺术蓬勃发展，其速度之快，题材之广，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可见评书这门传统艺术之深入人心。

近几年来，随着评书艺术的发展，以评书演员口述为脚本，被整理成的长篇大书，很受人们欢迎。有的书印数高达百万册，有的书一版再版供不应求。这就说明了群众对评书不仅爱听，而且喜欢阅读。

无疑这是对评书演员的鼓励和鞭策，为此，许多评书演员，尤其是比较有些名气的评书演员都亲自动笔或请他人执笔着手改编、整理评书作品。如《岳飞传》、《杨家将》、《张良扶汉》、《瓦岗英雄》、《明英烈》、《小将呼延庆》、《百年风云》等等，近几十部评书作品已经问世。还有很多评书作品正在整理当中。

本书是《明英烈》的续集，主要是以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为核心来展开情节的。以明朝的开国功臣为一方保燕王

和以马后及其亲信为另一方反燕王的激烈斗争贯穿全书，故称《燕王演义》。

本书的大意是：朱元璋在南京称帝，统一全国以后，立储问题成了主要矛盾：皇后马娘娘、驸马韩擒虎、国舅马兰等韩马集团，坚持要立马后亲生的已故皇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皇长孙；而开国元勋徐达、胡大海、常遇春、刘伯温等人，则坚持要保四殿下朱棣为皇太子。两派斗争激烈，难分胜负。

皇后马娘娘深恐朱元璋的子侄辈在京和朱允炆争位，就蛊惑朱元璋日封十王，把朱棣封在数年荒旱、颗粒不收的燕京地区为“燕王”。

韩马集团在燕王朱棣去封地燕京的路上设下重重陷阱，欲置燕王于死地。幸亏各路英雄搭救，才化险为夷，平安到达燕京。燕王朱棣体恤民情，把燕京地区治理得丰衣足食，并修建了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北京城。

马后见阴谋落空，恼羞成怒，除害死燕王的生母翁娘娘，以解心头之恨之外，还蛊惑朱元璋，害死了大批开国功臣。嗣后，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位。

朱棣为了给母亲报仇，为被害的功臣雪恨，率领燕兵，挂孝南征。经过浴血奋战，冲破重重抵抗，终于清除了韩马集团，朱允炆害怕逃跑，群臣拥立燕王朱棣登基，称明成祖。

这部长篇大书，与许多大书一样，都是经过历代艺人之口，不断地加工润色形成的。该书的口述者黄秉刚家父子两代，都付出了很多心血。

黄秉刚同志，原是辽宁省鞍山市曲艺团的评书演员。一九二六年十月，生于天津。他生在曲艺世家，父亲黄福财是

很受欢迎的西河大鼓演员，当时他与著名鼓书演员赵玉峰、程福田，并称“天津三绝”。

黄秉刚十一岁随父学艺，十二岁登台献艺。后拜著名演员张廷瑞为师，学习三弦伴奏和西河大鼓，很快就出了名。他还继承了黄门说书技巧，善于说唱和编撰故事。

他说的评书，功底厚，扣子紧，故事性强，只要听一次，下次就非听不可。原因就在于他技艺精湛。

几十年来，黄秉刚同志先后到过齐齐哈尔、长春、哈尔滨、营口、丹东、沈阳各处献艺，受到听众一致好评。尤其在鞍山市曲艺团，更是誉满钢城。

现在，他虽然年近花甲，已经退休，但壮心不已，还在埋头整理他说过的许多评书。《燕王演义》就是其中之一。

本书的合作者王樵同志，是一位有很高文化修养和熟悉曲艺艺术的专业曲艺作者。他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当过编辑，后调鞍山市曲艺团任专业曲艺作者。他的一些作品，曾在省、市获过奖。

他曾与我合作，整理出《明英烈》、《瓦岗英雄》两部书，先后在辽宁、山西出版。

王樵同志已年近古稀，他和黄秉刚同志都是离退休人员，但他们不愿在家闲居，愿把一生献给曲艺事业，在有生之年，为繁荣党的文化事业发挥出最后的一分光和热。

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彼此共同努力，整理出更多、更好的评书。

单田芳

1986年3月22日

• 3 •

回 目

- 第 一 回 朱洪武预后立皇储
常小将仗义劈马松…………… 1
- 第 二 回 马兰调将捉凶手
常恒突围杀官兵…………… 12
- 第 三 回 朱元璋信谗斩亲子
李文忠因谏受株连…………… 22
- 第 四 回 胡大海斧劈太祖
朱元璋日封十王…………… 34
- 第 五 回 朱棣被迫隔墙别母
刚炳激战错认仇人…………… 45
- 第 六 回 朱棣借粮台明府
于佩报仇上擂台…………… 56
- 第 七 回 真假常恒擂台比武
叔伯兄弟战场厮杀…………… 67
- 第 八 回 明大义王嫂救弟
重亲情伯母保侄…………… 73
- 第 九 回 请铁春台明王立据
战常恒飞抓将逞威…………… 88

第十回	铁春战败急流勇退 朱棣被围难越黄河·····	99
第十一回	朱文正越河救王弟 冀湘云回府惩顽夫·····	109
第十二回	军师差人献图样 燕王亲身访贤才·····	120
第十三回	建造北京城传说种种 迎接挂孝人啼哭声声·····	131
第十四回	斩十王太祖信谗 杀三臣皇后弄权·····	142
第十五回	立法场明杀元老 白马汗暗害徐达·····	153
第十六回	感旧恩仇成让道 怀前情朱棣完婚·····	163
第十七回	游武庙军师告老 庆功楼群臣碎尸·····	174
第十八回	洪武驾崩建文即位 军师运筹燕王发兵·····	185
第十九回	韩擒虎欺师灭祖 田再标挂帅征南·····	195
第二十回	二先锋木伐战船队 四王官屈死封金龙·····	206
第二十一回	取台明朱文英归顺 战汝宁韩擒虎怯敌·····	217
第二十二回	田再标枪扎韩擒虎	

	猛烈士大战周野龙·····	230
第二十三回	两军阵前无敌将认子 周家庄内雌雄眼捉妖·····	240
第二十四回	夫妻团圆父子相认 将帅反目朋友救援·····	252
第二十五回	韩擒虎兵败汝宁府 燕王军被困鸣凤山·····	263
第二十六回	燕军将士中毒腹泻 侠义师徒拔刀相帮·····	275
第二十七回	朱沐英闯营被困 铁公然奉命截击·····	287
第二十八回	胡德继施计胜铁春 田再标运筹突重围·····	300
第二十九回	祸从天降吴王被害 福自巧来小将得生·····	312
第三十回	追风叟大战铁春 王景隆活捉鲁王·····	321
第三十一回	韩擒虎发威失威信 姚广孝谈兵服兵心·····	336
第三十二回	穿山军潜入韩军后 无敌将打死铁公然·····	349
第三十三回	韩擒虎兵败回朝 田再标乘胜渡江·····	362
第三十四回	阻燕军张天雷摆阵 救常茂五火神显能·····	374

第三十五回	请火神三上五凤岭 惊横弹单进望月村.....	387
第三十六回	五火神下山破阵 田再标八路分兵.....	400
第三十七回	破大阵张天雷遭擒 战恒阳常野龙抖威.....	414
第三十八回	马兰逃进八马岭 常茂追拿祸国贼.....	425
第三十九回	常野龙攻山失利 马国舅乱伦被杀.....	437
第四十回	建文帝削发逃命 燕朱棣登基为君.....	448

第一回 朱洪武预后立皇储 常小将仗义劈马松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打下南京之后，经群臣劝谏，登基做了皇帝。定都南京，国号大明，帝号洪武。随后又分兵扫平各路反王，派大军灭了元朝，天下归为一统。一时间四方宁静，八方来朝，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这时朱元璋已经年老，不免对后事忧心忡忡。他想自己一旦驾崩归天，继位之人尚未定妥。

朱元璋此时共有四子，长子朱标、次子朱武、三子朱温、四子朱棣。按照历代皇帝的惯例，都封长子为太子，作皇储，是将来皇帝死后承袭帝位之人。但是朱元璋原立为太子的长子朱标，已经病死，留下一孙名叫朱允炆。长子朱标是朱元璋的正宫娘娘马凤英所生，所以马娘娘力主皇孙作为皇储。朱元璋一时拿不定主意。这一天，朱元璋在御果园内大宴群臣。同时，他把他的几个儿子和长孙允炆也叫到御果园内游玩。酒酣之后，朱元璋对几位老臣说：“各位贤卿！他日朕归天之后，接替皇位，何人最佳？”两旁文武大臣闻听之后，不禁面面相觑，无人敢发一言。这是为什么？原来古代皇帝的诸子之间，一向是互相倾轧，各自树立自己的党羽。他们为了争夺皇位，大打出手，伤害性命者，比比皆是。文武大臣，倘若一语不当，即有杀身之祸，所以谁也不

敢答言。这时只有护国军师刘基刘伯温轻声对朱元璋说：

“主公！依老臣愚见，他日接皇帝之位者，金龙攀玉柱者是也！”朱元璋举目一看，只见四子朱棣在大厅之中，抱着厅柱站立，心中明白。对刘伯温微微点首。宴会散了之后，朱元璋回到后宫，酒后不慎，竟把刘伯温说朱棣可立为太子的意思向马娘娘露了出来。言者无心，闻者有意。马娘娘心想：朱棣乃东宫翁妃所生，真要让朱棣继承了皇位，那就大权旁落，自己和亲属的地位，今后就会一落千丈。从此她处心积虑，耍手段、搞阴谋，要除掉朱棣，以便让她的长孙允炆继位。马娘娘有两个心腹：一个是他的大哥大国舅、现在的京兆大元帅马兰；另一个是当朝东床驸马韩擒虎。自从马娘娘立意要除掉朱棣之后，就暗中告诉马兰和韩擒虎，让他们一旦有了机会，设法结果朱棣的性命。

且说朱棣住在自己的府内，平日无事，很少进宫。他二十来岁，聪明伶俐，相貌英俊，能文会武，文武全才。朱棣和常恒很要好。常恒是谁？是明朝开国元勋、开平王常遇春的孙子、永平王常胜的儿子。常恒十六、七岁，生得面似锅底，黑中透亮。膀大腰圆，膂力过人。祖传的枪法，招数出奇。在他们这一把子小兄弟中，常恒的武艺居首。

这一天正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常恒在家无事，就到朱棣府中去串门。两个人在前厅落坐，侍者过来献茶。并说：

“四殿下，少王爷，你们怎么不到大街之上去观看热闹？今天元宵灯节，大街小巷各种彩灯争奇斗胜，热闹得很！”常恒性情好动，爱凑热闹，就对朱棣说：“四皇叔！”因为常遇春和朱元璋是把兄弟，所以按辈数论，常恒叫朱棣叔叔，

“四皇叔！咱俩别在府内闷着啦！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彩灯好不好？”朱棣好静不好动，不愿出去。就说：“咱们俩这

身打扮太招眼，大街之上人多眼杂，万一遇上什么不测之事，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常恒说：“这好办！咱俩都换上老百姓穿的便服，就不会有人认出来啦！你看如何？”朱棣听了，无可奈何，只好说：“好吧！就依你，换上便服，到外边逛逛！”两个人由侍者侍候着换上便服，带了几名随从，也换上便服，从王府出来。朱棣和常恒这一出来逛灯不要紧，闯下了一场杀身大祸，才引出来燕王朱棣北临燕京，建造北京城。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朱棣、常恒带着几名随从，出了王府，来到大街之上，东瞅瞅，西看看，见大街两旁，灯火辉煌。老百姓男女老少，人头攒动，拥拥挤挤，来来往往，可真是热闹非凡。一街两巷，家家悬灯，户户结彩，花灯样式，争奇斗俏：有七角灯、八角灯、莲篷灯、荷花灯、鸟兽灯、故事灯、八仙过海走马灯。观灯的人，红男绿女，磨肩擦踵。除花灯之外，还有各种玩艺儿：高跷会、狮子舞、跑旱船、耍龙灯，鞭炮齐响，焰火冲天。街上的人越聚越多。朱棣总是小心谨慎，恐怕在外边时间长了，出什么差错，就对常恒说：

“咱们回去吧！你看天色已经很晚，我肚内有些饥饿，回去吧！”常恒年纪小，爱看热闹。这时候刚刚看到兴头处，怎能舍得回去。他说：“四叔！天晚了这灯才得看呢！怎么刚刚出来，你就要回去？你饿了不要紧，咱们就在外边吃一顿吧！元宵佳节，各个酒楼饭庄都是通宵达旦买卖。”说着他命随从引领，来到一座名叫“正阳楼”的酒楼。他们刚刚来到门前，就从门内迎出来一位堂倌儿，点头哈腰，往里请让。旧社会酒楼饭庄的跑堂的特别善于观察人的衣帽和举止。他见朱棣、常恒虽然穿着便服，但举止不俗，又有随从跟着，就知道不是哪个王府的少王爷，就是哪位大臣的公子

哥儿，不敢怠慢，连忙弯腰施礼：“二位爷来啦！里边楼上请！”朱棣、常恒带了随从上得楼来，到西北角临街窗前的一张桌子前坐下，并告诉随从另找坐头。堂倌过来擦抹桌案，安好吃碟、杯筷，说：“二位公子爷！要什么酒、菜？”常恒说：“你们都卖什么酒？”“回二位公子爷，小店是南京城的老字号，各种好酒应有尽有。”“好！那就给我们来一桌上等海味席，把那二十年的好陈绍来一坛子！”“是啦您老！”说着，跑堂的一转身就高声大喊：“上等海味席一桌，二十年陈绍一坛呀！”工夫不大，煎炒烹炸，一桌上等海味席摆到桌上，一坛子陈绍当面开封。这叔侄二人就连吃带喝，开怀畅饮起来。二人正在喝酒，忽听街上一阵大乱。

朱棣伸手把临街楼窗推开，伸头朝楼下观看：“嗯！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瞧见大街之上，观灯的老百姓四散奔逃。不多时，由打西边跑过来一群人，都是家将打扮，每人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看那意思和谁打仗，有点拼命的劲头。再看这群家将后边，走着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个公子打扮的人。只见他头戴武生公子巾，身穿箭袖，骨瘦如柴，一张铁青脸十分难看，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贪花恋色之徒。在这个公子后边，有四个家将抬着一张底朝上的八仙桌，桌子里边捆绑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这个姑娘披头散发，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哭得满面泪水，两只眼睛肿得象桃儿一样。她边哭边喊，声嘶力竭：“救人哪！在天子脚下，朗朗乾坤，竟有如此不讲理的事情。救人哪！他仗势抢人，我不去呀！救人哪！”就在这张被抬的桌子后边不太远的地方，追着跑过来一个老头，看穿戴象一个做小买卖的，年纪已经不小，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一边跑一边喊：

“救人哪！你们行行好，把我的闺女放下吧！公子爷！我这

个闺女已经有主儿啦！公子爷！高高手把他放了吧！”沿街的老百姓直吓得东藏西躲，都害怕沾上边儿倒霉！

且说骑马的那个公子听见老头喊叫，把马圈回，冲着老头说：“你个老小子太不知道好歹了！少爷我要你家闺女去作媳妇，这是给你脸，你家祖坟都得冒青烟。你老小子！给脸不要脸！”老头连忙给这个公子跪下：“啊呀！公子爷！您娶什么样的媳妇没有，为什么单单看上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她已经有主儿了！”“你这个老东西，给你说好话你不听！”这个公子说着话就举起马鞭子，“啪、啪”打得老头满地乱滚。别说当时在两旁的老百姓看着没人敢管，就是镇街司专门管弹压地面的官人看见，也不敢出头来管，一个个都靠边溜了。这时酒楼上从窗户里向外看的常恒，年轻气盛，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把跑堂的叫过来问：

“这是怎么回事？”跑堂的吓得直摆手，说：“啊呀！我的爷！您可不要多管闲事，这个人可是不好惹呀！”常恒一听，气更大了：“什么？他是谁？为什么如此霸道？”跑堂的哆里哆嗦地说：“公子爷！马上这个人您不认识？他就是京兆大帅、国舅马兰的公子马松。”跑堂的又到常恒耳边，低低地说：“在这南京城内，没有一个不骂他的。他仗着他爹和他姑姑的势力，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没有人敢管。您看见后边桌子上抬的那个姑娘了吗？那是东关开豆腐房的李老汉的女儿。看，就是后边挨鞭子的那个老汉。他们老两口子膝下无儿，就守着这么一个闺女。前些天就听说：国舅爷派人到豆腐房去提亲。李老汉说：闺女已经有婆家了，国舅爷不听，说：有了婆家也得退亲。命人把彩礼强行扔下，让把闺女给送去。如不送去就要来抢。这不，今天果真去抢来了。公子爷！您说咱大明朝的国法能容这样的事吗？唉！这

个马松没人敢管呀！这个年头没有地方讲理呀！”常恒一听：“什么？没有人敢管，没地方讲理？今天少爷我就要管一管，和他讲一讲理。”说着一拍桌案，站了起来。朱棣在旁边一看要坏。他想：这个马松还真惹不起。马娘娘是他姑母，谁敢惹？连我父皇有些事情还要让她三分呢。满朝文武都惧怕她，常恒鲁莽下去闯了大祸，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想到这里就伸手拦住常恒：“常恒！你先别着急，你在楼上等一等。让我下楼去和他说一说，劝他把姑娘放了也就算了！”朱棣把事情想容易了，他想凭自己的身分去说，这点面子总能给的。常恒见朱棣出头，只好气哼哼地坐下说：“四叔！你去和他说，他要听呢，就万事皆休；他不听，四叔！您就别管了，就交给我来治他。也不是我说句大话，我要打不服他，就不姓常。”说完又坐下喝酒。朱棣迈步下楼，出了楼门，来到这群人跟前，高声喊道：“前边你可是表兄马松？”马松提着鞭子，还想去打李老汉，听见后边有人说话，回头一看，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暗想：这不是朱棣吗？他们本是姑表兄弟，时常见面，自然认得。马松也知道朱棣为人耿直。心想：今天遇见他，可有点不妙。可又不能不理。只好上前去答话：“这不是表弟四殿下吗？”朱棣点点头说：“表兄，今天是正月十五花灯节，父皇万岁和皇娘与民同欢，他们都在午门城楼上吃酒观灯。小弟我也出来游玩，刚才在酒楼吃酒，从窗内看见你的举动。表兄！不是小弟说你，你本是皇亲国戚，国舅爷谁不认识？今天你这样做就不怕给国舅爷丢脸，就不怕头上的王法吗？这事如果让父皇知道了，能有你的好处吗？依我相劝，你还是把这个姑娘放了吧！如若不然，我和你去见国舅爷，那时可就没有你的好处了。”马松从来听的都是恭维话，哪听过这样责备他的话。

他把脑袋一梗：“呸！干什么？你是四殿下，就拿大帽子压我呀！在众人面前，你这不是给我下不来台吗？告诉你朱棣，你别在这儿吹胡子瞪眼了。我爹说了，不定哪一天，就把你的脑袋切下来了。你小子是个无头鬼，还来我跟前这么张狂。告诉你，这个老小子收下了我的定礼，已经许了亲。我今天去接亲，他又反悔了。我抢也是抢我的媳妇，你管得着吗？朱棣，你不要以为你是四殿下，我就得听你的，休想！就是我姑姑在这儿，洪武皇爷在这儿，他也管不了！”朱棣闹了个进退两难，说话吧，马松不听；退去吧，当着这么多人，脸面下不去。偏在这时，那个李老汉跑了过来给朱棣跪下：“公子爷！他说的不对呀！是他到我们家去，看我闺女长得好看，命人强迫下定礼。我告诉他们说我闺女已经有了婆家，他们也不听。今天去了这么些人，硬把我女儿抢了来。公子爷！求你给说说情，把我闺女放了吧！”朱棣无奈，只好又和颜悦色地对马松说：“表兄！我看你就把这个姑娘放了吧！只要放了，我就不对任何人说这件事。”马松把眼一瞪，说：“今天我就是不放，有什么办法你就使去。”朱棣气得浑身颤抖：“你、你……”说不出话来，可也没有办法。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半空中有人说了话：“四叔！你闪开了，待我下去与他理论。”原来是常恒在楼上窗里对下面的情况看得真切。他见马松蛮不讲理，实在忍不住了，这才说话。说完之后，纵身一跳，从楼窗上跳到地上。朱棣扭头一看，见常恒有点喝醉了。他跳下楼来，走道歪歪斜斜，说话舌头都有点短了：“四叔！你往后站，我来和他讲理。”

朱棣怕他惹事，想拦，可是已经晚了，常恒已经走到马松面前，一阵冷笑说：“马松！刚才这事我全看清了。这事就怪你蛮不讲理，横行霸道。你给我马上把这个姑娘放了，

我饶过你，如若不然，我叫你知道知道我常恒的厉害！”马松一听：“哟嗬！常恒，怎么？你想仗你爷爷常遇春是开国功臣，就敢来我太岁头上动土吗？告诉你，你赶快给我走开。要不然，我到我姑姑那里告你一状，杀你的头，抄你的家！”两边越说越僵。马松想要威风，就高声喊：“家将们！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马家的家将们一听，一个个提着鞭子就过来了。这时朱棣和常恒的几名随从忙站到中间，想阻拦一下。谁知马家家将中有个叫胎里坏的，平日帮虎吃食，狐假虎威，欺压百姓惯了。他见马松喊叫抓人，就不由分说要去抓常恒，朱棣的随从一阻拦，这小子就一顿鞭子把他们打退。又抡起鞭子，直朝常恒打来。老马这一家子，仗着正宫娘娘的势力，根本就不把明朝的开国功臣们放在眼里。常恒的爷爷常遇春是大明朝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现在带兵驻守边关古北口。常恒的父亲常胜，也是一员大将，也驻守在外。常恒和他母亲住在京城。他是将门虎子，脾气暴躁。胎里坏举鞭朝他打来，只见他两道剑眉往上一立，一双虎目圆圆睁开。心想：好哇！我爷爷、我爹爹给明朝打天下，立下多少大功。现如今你们欺负老百姓嫌不过瘾了，竟来欺负我来了。我要是怕了你们，对不起我爷爷、我爹爹！这常恒自小就练就一身好武艺，马上步下皆能，十八般兵器俱精。他见胎里坏的鞭子打来，往旁边一闪，下边就是一脚直踹胎里坏的小腹，把他踢起有五尺多高，头下脚上摔了下来，直摔了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常恒一脚踢死家将之后，马松可急了。大喝一声：“呔！常恒你哪里走？”马松骑在马上，“哗楞楞”从得胜钩上摘下大枪，往前催马，一抖大枪冲常恒面门扎来。马松是个酒色之徒，他虽然也练过一些武艺，也有一些本领。但酒色早已把身体掏空，